

晚清官场谴责小说

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

吴趼人◎著



官之位高矣 官之名贵矣 官之权大矣 官之威重矣

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#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下

吴趼人◎著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## 第五十六回

### 施奇计奸夫变凶手 翻新样淫妇建牌坊

何理之正和我谈得高兴，忽然一个茶房走来说道：“何先生，去天字码头看杀人不去？帐房李先生已经去了。”何理之道：“杀人有什么好看？我不去。但不知杀什么人？”茶房道：“就是杀那个什么苦打成招的夏作人。”何理之道：“我不看。”那茶房便去了。我问道：“什么苦打成招的？岂不是个冤枉案子么？”理之道：“论情，论理，这个夏作人是可杀的。然而这个案子可是冤枉得狠，不过犯了和奸的案子，怎么杀得他呢。”我不觉纳闷道：“依律，强奸也不过是个绞罪，我记得好像还是绞监候呢，怎么就罗织成一个斩罪？岂不是一件怪事！”理之道：“这是奸妇的本夫做的圈套。说起来又是一篇长话：这夏作人是新安县人氏，捐有一个都司职衔。平日包揽词讼，无恶不作，横行乡里，欺压良懦，那不必说了；更欢喜渔猎女色。因此他乡里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恨他如切骨的了。我们广东地方，各乡都设一个公局，公举几个绅士在局里，遇了乡人有什么争执等事，都由公局绅士议断。这夏作人又是坐了公局绅士的第一把交椅。<sup>①</sup>你想谁还敢惹他！他看上了本乡一个婆娘，这婆娘的丈夫姓李，单名一个壮字，是在新加坡经商的，每年二三月回来一次，历年都是如此的。夏作人设法和那婆娘上了手之后，只有李壮回家那几天是避开的，李壮一走，他就来了，犹如是他的家一般。左右邻里，无有一个不知道的；就是李壮回来，也略有所闻，不过拿不着凭据。有

① 眉批：迹日中国立宪立宪之声遍京外，此人乃他日议员之影子也。

一回，李壮有个本家，也到新加坡去，见了李壮，说起这件事，说的千真万真，并且说夏作人竟是住在他家里。李壮听了，忿火中烧，便想了一个计策，买了一对快刀，两把是一式无异的，便附了船回家。这李壮本来是一个窃贼出身，飞檐走壁的工夫是狠熟的。从前因为犯了案，官府要捉他，才逃走到新加坡，改业经商，居然多了几个钱；后来事情搁冷了，方才回家乡来娶亲的。他此番回到家乡，先不到家，在外面捱到天黑，方才掩了回去；又不进门，先纵身上屋，在天窗上望下一看，果然看见夏作人在那里和那婆娘对面说话，犹如夫妻一般。他此时若跳了下去，一刀一个，只怕也杀了。他一来怕夏作人力大，杀他不动，二来就是杀了，也要到官报杀奸，受了讼累，还要把一顶戴过的绿帽子晾出来。所以他未曾回来之先，已预定下计策。此时看得亲切，且不下去，跳至墙外。走到夏作人家里，踰墙而入，掩到他书房里，把所买的一对刀，取一把放在炕床底下，方才出来。<sup>①</sup>一径回家去打门。里面问是那个，李壮答应一声。那婆娘认得声音，未免慌了，先把奸夫安顿，藏在床背后，方才出来开门。李壮不动声色的道：

‘今天船到得晚了，弄到这个时候才到家，晚饭也不曾吃。’他婆娘听了，便去弄饭。一面又问他为什么这一回不先给一个信，便突然回来。<sup>②</sup>李壮道：‘这回是香港一家素有往来的字号，打电报叫我到香港去的，所以不及给信。’婆娘到厨下去了，狠不放心，恐防李壮到房里去，看见了奸夫。喜得李壮并不进去，此时七月天气，他只在院子里摇着蒲扇取凉。一会儿饭好了，婆娘摆开了几样家常小菜，端了一壶家藏旧酒，又摆了两分杯箸。李壮道：‘怎么只摆两分？再添一分来。’婆娘道：‘我们只有两个人，为甚要三分？’李壮笑道：‘你何必瞒我！现放着一个夏老爷在房里，难道我们两个好偏了他么？’<sup>③</sup>这一句话，把婆娘吓得面如土色，做声不得。李壮又道：‘这个怕什么！有什么要紧？我并不在这个上头讨论的。快请夏老爷出来，虽然家常便饭，也没有背客自吃之理啊！’那夏作人躲在里面，本来也有三分害怕，<sup>④</sup>仗着自己气力大，预备打倒了李壮，还可以脱身；此刻听了他这两句话，越发胆壮得意，以为自己平日的威福足以慑服人，所以李壮虽然妻子被我奸了，还要这等相待。于是昂然而出，及至见了面，不知不觉的，也带了三分子羞惭。倒是李壮坦然无事，一见了面，便道：‘夏老爷，违教许久了。

① 眉批：穿窬之辈，无非为窃物而来，此却送来一物，奇极，且看他如何作用。

② 眉批：足见从前总是先给信后回来，便夏作人得以预先避去也，补笔无迹。

③ 眉批：偏能谈笑而道之，从容之极。

④ 眉批：只有三分害怕，则其人可想。



舍下一向多承照应，实在感激！’<sup>①</sup>夏作人连道：‘不敢，不敢！’李壮便让坐吃酒。那婆娘倒是羞答答起来。李壮正色道：‘你何必如此！我终年出门在外，家中没人照应，本不是事；就是我在外头，也不放心。得夏老爷这种好人肯照应你，是最好的了。你总要和我不在家时一样才好，不然就同在一处吃饭，也是乏味的。’又对夏作人道：‘夏老爷，你说是不是呢？难得你老人家赏脸，<sup>②</sup>不然，这一乡里面，夏老爷要看中谁，谁敢道个不字呢？’一席话说得夏作人洋洋得意。李壮又殷勤劝酒。那婆娘暗想：‘这个乌龟，自己情愿拿绿帽子往脑袋上磕，我一向倒是白耽惊怕的了。’于是也有说有笑起来。夏作人越是乐不可支，连连吃酒。李壮又道：‘可笑世上那些谋杀亲夫的，我看他们都是自取其祸；若像我这样，夏老爷，你两口子舍得杀我么？’<sup>③</sup>婆娘接口道：‘天下那里有你这样好人！’李壮笑道：‘我也并不是好人；不过想起我们在外头嫖，不算犯法的，何以你们就养不得汉子呢！这么一想，心就平了。’<sup>④</sup>夏作人点头道：‘李哥果然是个知趣朋友。’说话间，酒已多了。李壮看夏作人已经醉了，便叫婆娘盛饭，匆匆吃过，婆娘收拾开去。夏作人道：‘李哥，我要先走了。你初回来，我理当让你。’<sup>⑤</sup>李壮道：‘且慢！我要和你借一样东西呢。’夏作人道：‘什么东西？’李壮道：‘这件事，我便不计较。只是祖宗面上过不去。人家说：家里出了养汉子的媳妇，祖宗做鬼也哭的；除非把奸夫捉住，剪了他的辫子，在祖宗跟前，烧香禀告过，已经捉获奸夫，那祖宗才转悲为喜呢。夏老爷跟前，我不敢动粗，请夏老爷自己剪下来，借给我供一供祖宗。’夏作人愕然道：‘这个如何使得！’李壮忽然翻转了脸，飏的一声，在裤带上拔出一枝六响手枪，指着夏作人道：‘你偷了我老婆，我一点不计较，还是酒饭相待，此刻和你借一条无关痛痒的辫子也不肯！<sup>⑥</sup>你可不要怪我，这枝枪是不认得人的！’这一下把夏作人的酒也吓醒了。要待不肯时，此时酒后力乏，恐怕闹他不过；况且他洋枪在手，只要把机簧一扳，就不是好顽的了。只得连连说道：‘给你，给你！只求你剪剩二三寸，等我好另外装一条假的；不然，怎样见人呢？’李壮重新把洋枪插回裤带上道：‘这个自然。难道好齐根剪下么。方才卤莽，夏老爷莫怪。’<sup>⑦</sup>说罢叫婆娘拿剪子来。走向夏

① 眉批：说是照应，又说感激，妙，妙！

② 眉批：偏说是赏脸，妙，妙！

③ 眉批：竟说是你两口子，妙，妙！

④ 眉批：偏有许多解说，竟是千真万真，妙，妙！

⑤ 眉批：承情，承情！

⑥ 眉批：近日剪辫子者之多，想亦因其无关痛痒也，一笑。

⑦ 眉批：看他把脸皮翻来覆去，何等灵动。

作人身后，提起辫子。夏作人道：‘稍为留长一点。’李壮道：‘这个自然。’嘴里便这样说，手里早飏的一声，把那根辫子贴肉齐根的剪了下来。夏作人觉着，已经来不及了，只得快快而去。幸喜时在黑夜，无人看见，且等明日再设法罢了。李壮等他去后，便打开一个皮包，叫那婆娘道：‘你来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’婆娘走过去弯腰看时，他飏的一声，拔出一把一尺四五寸长的雪亮快刀，对准喉咙，尽力一刺。那婆娘只喊得一声‘噯’，那‘呀’字还不曾喊出来，便往前倒了下去。李壮又在他左手上、左肋上，捌了几刀，那婆娘便一缕淫魂，望鬼门关去了。李壮却拿夏作人的辫子，缠在死婆娘的右臂上；把剪下来的一头，给他握在手里。才断气的时候，手足还未全僵，李壮代他握了头发；又拿刀捌了他握发的手两刀；又拿自己的手握住他的手，等他冻僵了才放。安置停当，<sup>①</sup>把自己身上整理洁净，已是三更多天了。他提了带回来的皮包，走了出来，把门反掩了。走出村外一间破庙里，胡乱歇了一夜。到天明起来，提了皮包，仍然走回家里。昨夜他回来时，是在黑夜，乡下人一到了断黑时，便家家关门闭户的了。却又起来极早，才破天亮，便家家都起来了，赶集的，耕田的，放牛的，往来的人已是络绎不绝，所以他提着皮包入村，大家都看见他了。都拱手招呼，说：‘李哥回来了，几时到的？我们都惦记你呢。新加坡生意可好？你发财啊！’李壮道：‘今天一早到的。承记挂，多谢！我托福还好！’<sup>②</sup>如此一路招呼到家，一村的人，都知道李壮今天回来了。<sup>③</sup>到得门前，那左右邻居，也是一般的招呼，却是捏了一把汗，知道夏作人准在里面，今番只怕要撞破了！看着他举手，轻轻叩了两下门，不见答应；又叩了两三下，仍然没人答应。李壮道：‘怎么这个时候，还不起来呢？’用力打了一下，那门呀的一声开了，原来是虚掩着的。李壮故装成诧异的样子道：‘唔！’一面走了进去。不一会，忽然大呼小叫的走了出来道：‘不好了！我的女人给人杀死了！’众人听说，老大吃了一惊，都纷纷进去。看见他手里握着一根辫子，鲜血满地，身上伤了七八刀。个个都称奇道怪。一面先惊动了地保，先去报官。李壮一面奔到公局，求众绅士作主。这天众绅士都到了，单少了个夏作人。众绅听说地方出了命案，便叫人去请他。一会回来说，夏老爷有点感冒，不能出来。李壮道：‘我是今天才回来的，平空遇了这件事，不得主意。<sup>④</sup>向来地方上有事，都是夏老爷做主的，偏偏他又病了；他既然是感冒避风，说不得请众位老爷带着我到

① 眉批：安置得好。

② 眉批：随口应酬，写来一笑。

③ 眉批：都知道今天回来，妙。一举一动，都是作用也。

④ 眉批：绝妙的主意，还说“不得主意”，未免欺人了。



他府上，求个主意的了。’众人见是人命大事，便同了李壮到夏家来。夏作人仍旧不肯相见，说是在上房睡了，不能起来。众人道：‘今天地方上出了命案，夏老爷不能起来，我们也要到上房去相见的了。’说罢，也不等传报，一齐踱了进去。只见夏作人睡在床上，盖上一床夹被窝，脸向外躺着。<sup>①</sup>众人告诉这件事，他这一吓，非同小可，脸色登时大变起来，嘴里装着哼哼之声，没有半句说话，却拿双眼看着李壮。李壮故意走到床前道：‘夏老爷是什么病？可有点发烧？’说罢，伸手在他额上去摸，故意摸到脑后，说一声，‘噯呀！’回头对众人道：‘我的死女人，手里握了一条辫子；此刻夏老爷的辫子，是齐根没了的，莫非杀人的是夏老爷？’众人听说，吃了一惊，一拥上前去看。李壮不顾众人，便飞奔到县里去击鼓鸣冤，说夏作人杀人。知县官方才得了地保的报，正要去验尸，问了李壮口供，便带了仵作，出城下乡相验。官看了这个情形，明明是拒奸被杀，倒不觉对着那尸首肃然起敬。<sup>②</sup>验过之后，叫取下辫子带回去，顺路去拜夏绅士。投帖进去，回来说说挡驾。官怒道：‘有人告了他在案，我不传他，亲来拜他，他倒装模做样起来了！莫非是情（请）虚么！’说着，不等请，便自下轿进来。这夏作人喜欢结交官场，时常往来，所以他家里的路，官也走熟了，不用引导，便到书房坐下。那官本来听了李壮说夏作人没了辫子，所以要亲来察看的，如何肯空回去？夏作人没法，又不曾装好假辫子，只得把老婆的髭子打了一条假辫，装在凉帽箍里面；匆忙之间，又没有辫子，将就用一根黑头绳打了结，换上衣冠出来相见。因为有了亏心的事，脸色未免一阵红、一阵白，知县已是疑心。相见过后，分宾坐定。官有心要体察他，便说道：‘天气热得狠，我们何妨升冠谈谈。’说着，自己先除了帽子。夏作人忙说：‘不必。’脸上的汗，却直流下来。偏偏那官带来装烟的小跟班，把烟窝<sup>③</sup>掉在地下，低头去拾；一瞥眼看见炕底下一把雪亮的刀，不觉失惊道：‘这个刀是杀人的啊！’夏作人方在那里说‘不必，不必’，忽听了这句话，猛然吃了一惊道：‘那里有什么刀？’小跟班道：‘炕底下的不是么？’说着，走进弯腰伸手拾了出来。夏作人此时心虚已经到了极点，一看见了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汗如雨下，不觉战抖起来，说道：‘这……这……这是谁……谁放在这里的？这……这……这不是我的啊！’这个时候，恰好一个家人在夏作人背后，把他辫子捏了一捏，觉得油腻腻的；因回道：‘夏老爷的辫子是假的。’知县登时翻了

① 眉批：遮饰得好。

② 眉批：倒便宜他享了个烈妇之名。

③ 眉批：烟窝南人谓之烟筒头，粤人谓之烟斗。

脸，喝叫把他带了衙门里去，这把凶刀也带了去。说着，先出来上轿去了。回到衙门，把凶刀和尸格一对，竟是一丝不走的。不由分说，先交代动公事详革了他的职衔，便坐堂提审。夏作人供道：‘这妇人向来与职员有奸的。’只说得这一句，官喝住了，喝叫先打五十嘴巴。打完了，才说道：‘这妇人明明是拒奸被杀的，我见了他还肃然起敬，你开口便诬蔑他，这还了得！这五十下是打你的诬蔑烈妇！’又喝‘再打五十下’。打完了，又道：‘你犯了法，这个职衔经本县详革了，你还称什么职员！有什么话，你讲！’夏作人道：‘小人和这已死妇人，委实一向有奸的。’官大怒道：‘你还要诬蔑好人！’喝再打一百嘴巴。<sup>①</sup>打得夏作人两腮红肿，牙血直流。又供道：‘这妇人不是小人杀的，青天大老爷冤枉！’官怒道：‘你不杀他，你的辫子，怎么给他死握着？’夏作人要把昨夜的情由叙出来，无奈这个官不准他说和妇人犯奸，一说着，便不问情由，先打嘴巴，竟是无从叙起。又一时心慌意乱，不得主意，只含糊辩道：‘这条辫子怕不是小人的。’官叫差役拿辫子在他头上去验，验得颜色粗细，与及断处痕迹，一一相符。从此便是跪铁链、上夹棍、背板凳、天平架，没有一样不曾尝过。熬不过痛苦，只得招了个‘强奸不遂，一时性起，把妇人杀死；发辫被妇人扭住，不能摆脱，割辫而逃’。于是详上去，定了个斩决。上头还夸奖他破案神速。他又敬那婆娘节烈，定了案之后，他写了‘节烈可风’四个字，做了匾，送给李壮悬挂。又办了祭品，委了典史太爷去祭那婆娘。更兼动了公事，申请大宪，和那婆娘奏请旌表，乞恩准其建坊。今天斩决公文到了，只怕那请旌的公事，也快回来了。”正是：

世事何须问真假，内容强半是糊涂。

未知后事如何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此一回情节离奇，竟可以借此节目，另演一部传奇也。

李壮心思之巧，设计之奇，布置之密，手段之速，式式皆备，吾恐虽有善于侦探者，亦无以得其隙也。即使邻里咸知此妇与夏有私，而当此之时，亦必以为妒奸起衅者矣！官场中久已成为糊涂世界，而此事独不能责此令，盖设身处地，虽使夏得尽其词，亦必以为设词图卸而已。讼事首重证据，而彼所布置之证据，皆确凿不可移者也。

① 眉批：此等问案，真是怪现状。



## 第五十七回

充苦力乡人〔得〕奇遇 发狂楚老父责颀儿

理之述完了这件事，我从头仔细一想，这李壮布置的实在周密狠毒。因问道：“他这种的秘密布置，外头人那里知得这么详细呢？”何理之道：“天下事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；何况我们帐房的李先生，就是李壮的胞叔，他们叔侄之间，等定过案之后，自然说起，所以我们知的格外详细。”说话之间，已到了吃饭时候，理之散去。

我在广东部署了几天，便到香港去办事，也耽搁了十多天。一天。走到上环大街，看见一家洋货店新开张，十分热闹。路上行人，都啧啧称羨，都说不料这个古井叫他淘着。我虽然懂得广东话，却不懂他们那市井的隐语，这“淘古井”是什么？听了十分纳闷。后来问了旁人，才知道凡娶着不甚正路的妇人（如妓女、寡妇之类）做老婆，却带着银钱来的，叫做“淘古井”。知道这件事里面，一定有什么新闻，再三打听，却又被我查着了。

原来花县地方，有一个乡下人，姓恽，名叫阿来，年纪二十多岁，一向在家耕田度日。和他老子两个，都是当佃户的。有一天，被他老子骂了两句，这恽来便赌气逃了出来，来到香港，当苦力度日（这“苦力”两个字，本来是一句外国话Coolie，是扛抬搬运等小工之通称。广东人依着外国音，这么叫叫，日子久了，便成了一个名词，也忘了他是一句外国话了）。①恽来当了两个月苦力之后，一天，公司船到了，他便走到码头上去等着，代人搬运行李，好赚几文工钱。到了码头，看见一个咸水妹（看官先要明白了“咸水妹”这句名词，是指的什么人。香港初开埠的时候，外国人渐渐

① 眉批：粵人譯音作估厘；苦力，以正音譯者，且取字義亦通也。

来的多了,要寻个(做)妓女也没有。为什么呢?因为他们生的相貌和我们两样,那时大家都未曾看惯,看见他那种生得金黄头发,淡蓝眼睛珠子,没有一个不害怕的,那些妇女谁敢近他?只有香港海面那些摇舢舨的女子,他们渡外国人上下轮船,先看惯了,言语也慢慢的通了,外国人和他们兜搭起来,他们自后就以此为业了。香港是一个海岛,海水是咸的,他们都在海面做生意,所以叫他做“咸水妹”。以后便成了接洋人的妓女之通称。这个“妹”字是广东俗话,女子未曾出嫁之称,又可作婢女解。现在有许多人,凡是广东妓女,都叫他做“咸水妹”,那就差得远了)。这咸水妹从公司轮下来,跨上舢舨,摇到岸边,恰好碰见恁来,便把两个大皮包交给他。问他这里那一家客棧最好,你和我扛了送去,我跟着你走。恁来答应了,把一个大的扛在肩膀上,一个稍为小点的提在手里,领着那咸水妹走。走到了一处十字路口,路上车马交驰,一辆马车,在恁来身后飞驰而来,几乎马头碰到身上,恁来急忙一闪。那边又来了一辆,连忙闪到路旁。回头一看,不见了那咸水妹,呆呆的站着等了一会,还不见到。他心中暗想:这里面不知是什么东西。他是从外国回来的,除了这两个皮包,别无行李,倘然失了,便是一无所有的了,只怕性命也要误出来。这便怎么处呢?想了半天,还不见来,他便把两个皮包送到大馆里去(旅香港粤人,称巡捕房为大馆)。一径走到写字间,要报明存放,等失主来领。<sup>①</sup>谁知那咸水妹已经先在那里报失了,形色十分张皇;一见了恁来,便登时欢喜的说不出来,一叠连声说:“你真(直)是好人……!”巡捕头问恁来来做什么。那咸水妹表明他不见了物主,送来存放待领的话。巡捕头道:“那么你就仍旧叫他给你拿了去罢。”

于是两个出了大馆,寻到了客棧,拣定了房间。咸水妹问道:“你这送一送,要多少工钱?有定例的么?”恁来道:“没有什么定例,码头上送到这里,约莫是两毫子左右(粤人呼小银元为毫子);此刻多走一次大馆,随你多给我几文罢。”咸水妹给他三个毫子。他拿了,说一声“承惠”(承惠二字是广东话,义自明),便要走。咸水妹笑道:“你回来。这两个皮包,是我性命交关的东西,我走失了,你不拿了我的去,还送到大馆待领,我岂有仅给你三个毫子之理,你也太老实了。”说罢,在一个小皮夹里,取出五个金元来给他。恁来欢喜的了不得,暗想我自从到香港以来,只听见人说金仔(粤人呼金元为金仔),<sup>②</sup>却还没有见过。总想积起钱来,买他一个顽顽,不料

① 眉批:只有乡下人犹有存心忠厚者,若求之于城市,戛乎其难矣。

② 眉批:仔字读如崽。



今日一得五个。因说道：“这个我拿回去不便当。我住的地方人杂得狠，恐怕失了，你有心给我，请你代我存着罢。”咸水妹道：“也好。你住在那里？”恽来道：“我住在苦力馆（小工总会也，粤言），每天两毫子租钱，已经欠了三天租了。”咸水妹又在衣袋里，随意抓了十来个毫子给他。恽来道：“已经承惠了五个金仔，这个不要了。”咸水妹道：“你只管拿了去。你明天不要到别处去了，到我这里来，和我买点东西罢。”恽来答应着去了。

次日，他果然一早就来了。咸水妹见他光着一双脚，拿出两元洋钱，叫他自己去买了鞋袜穿了。方问他汇丰在那里，你领我去。他便同着咸水妹出来。在路上，咸水妹又拿些金元，向钱铺里兑换了墨银。一路到了汇丰，只见那咸水妹取出一张纸，交到柜上，说了两句话，便带了他一同出来，回到客栈。因对他说道：“我住在客栈里，不甚便当。你没（设）有事，到外面去找找房子去，找着了，我就要搬了。”又给他几元银道：“你自己去买一套干净点衣服，身上穿的太要不得了。”恽来答应着，便出去找房子。他当了两个多月苦力，香港的地方也走熟了，那里冷静，那里热闹，那里是铺户多，那里是人家多，一一都知道的了。出来买了衣服，便去寻找房子。绕了几个圈子，随便到小饭店里吃了午饭；又走了一趟，看了有三四处，到三点钟时候，便回到客栈。劈面遇见咸水妹从栈里出〔来〕。恽来道：“房子找了三四处，请你同去看看那一处合式。”咸水妹道：“我此刻要到汇丰去，没有工夫。”说着，在衣袋里取出房门钥匙，交给他道：“你开了门，在房里等着罢。”说罢，去了。

恽来开门进房，趁着此时没有人，便把衣裤换了。桌上放着一面屏镜，自己弯下腰来一照，暗想我不料遇了这个好人，天下那里有这便宜事！此刻我身上的东西，都是他的了。不过代他扛送了一回东西，便赚了这许多钱。<sup>①</sup>想着，又锁了房门，把两件破衣裤拿到露台上去洗了，晾了，方才下来。恰好咸水妹回来了，手里提着一个小皮包，两个人扛着一个保险铁柜送了来。恽来连忙开了门，把铁柜安放妥当。送来的人去了。咸水妹开了铁柜，把小皮包放进去；又开了那两个大皮包，取了好些一包一包的东西，也放了进去；又开了一个洋式拜匣，检了一检，取了一个钻石戒指带上，方才锁起来。

恽来便问去看房子不去，又把买衣服剩下的钱缴还。咸水妹笑道：“你带在身

① 眉批：不能知其还物之功，是混沌未开人。

边用罢。我也性急得狠，要搬出去，我们就去看看罢。”于是一同出来，去看定了一处，是三层楼上，一间楼面。讲定了租钱，便交代恽来去叫一个木匠来，指定地方，叫他隔作两间，前间大些，后间小些，都要装上洋锁，价钱大点都不要紧，明天一天之内，定要完工的。木匠听说价钱大也不要紧，能多赚两文，自然没有不肯的了。讲定之后，二人仍回到客栈里。

恽〔来〕看见没事，便要回去。咸水妹道：“你去把铺盖拿了来，叫栈里开一个房，住一夜罢。从此你就跟着我帮忙，我每月给还你工钱，不比做苦力轻松些么？”恽来暗想我是什么运气，碰了这么个好人。因说道：“我本来没有铺盖，一向都是和人家借用的。”咸水妹道：“那么你就不要去了。”一会，茶房开了饭来，咸水妹叫多开一客。一会添了来，咸水妹叫恽来同吃。恽来道：“那不行，你吃完了我再吃。”咸水妹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。我请你来帮忙，就和请个伙计一般，并不当你是个下人。”恽来只得坐下同吃，却只觉着坐立不安。

吃过了晚饭，已是上火时候。咸水妹想了一想，便叫恽来领到洋货铺里去，拣了一张美国红毡，便问恽来这个好不好。恽来莫名其妙，只答应好。咸水妹便出了十八元银，买了两张。又拣了一床龙须席，问恽来好不好。恽来也只答应是好的。咸水妹也买了。又买了一对洋式枕头，方才回栈。对恽来道：“你叫茶房另外开一个房，你拿这个去用罢。你跑了一天，辛苦了，早点去睡。”恽来大惊道：“这几件东西，我看着买了二十多元银，怎么拿来给我！我没有这种福气！只怕用了一夜，还不止折短一年的命呢！”咸水妹笑道：“我给了你，便是你的福气，不要紧的，你拿去用罢。”恽来推托再三，无奈只得受了，叫茶房另外开一间房，把东西放好；恐怕自己身上脏，把东西都盖脏了，走上露台自来水管地方，洗了个澡，方才回房安睡。

这一夜睡的龙须席，盖的金山毡，只喜得个心痒难挠，算是享尽了生平未有之福。酣然一觉，便到天亮。咸水妹又叫他同去买铁床桌椅，及一切动用家私，一切都送到那边房子里去。又叫恽来去监督着木匠赶紧做，“我饭后就要搬来的”。恽来答应去了。到了午饭时候，便回栈吃饭。吃过饭，便算请房饭钱，叫人来搬（搬）东西。恽来道：“只要叫一个人来，我帮着便抬去了，只有这铁箱子重些。”咸水妹道：“我请你帮忙，不过是买东西等轻便的事；这些粗重的事不要你做，你以后不要如此。”于是另外叫了苦力，搬了过去。那三四个木匠，还在那里砰砰訇訇的做工，直到下午，方才完竣。两个人收拾好了，一一陈设起来。把恽来安置在后间，睡的还是一张



小小铁床。又到近处包饭人家，说定了包饭。

从此恽来便住在咸水妹处，一连几个月，居然“养尊处优”的，养得他又白又胖起来。然而他到底是个忠厚人，始终不涉于邪，并好像不知那咸水妹是女人是的。那咸水妹也十分信他，门上配了两个钥匙，一人带了一个，出入无碍的。

一天，恽来偶然在外面闲行，遇见了一个从前同做苦力的人，问道：“老恽，你好啊！几个月没看见，怎么这样光鲜了？那里发的财？”恽来终是个老实人，人家一问，便一五一十的都告诉了。那人一眯道：“你和他有那回事么？”恽来愕然道：“是那一回事？”那人知道他是个呆子，便不和他多说，只道：“这是从金山发财回来的，铁柜里面不知有多少银纸（粤言钞票也），好歹捞他几张，逃回乡下去，还不发财么？何必还在这里听使唤，做他的细崽？”恽来听了，心中一动，默默无言，各自分散。回到屋里，恰好那咸水妹不在家，看看桌上小钟，恰是省河轮船将近开行的时候。回想那苦力之言不错，便到咸水妹枕头边一翻，翻出了铁柜钥匙，开了柜门，果然横七竖八的放了好几卷银纸。恽来心中暴暴乱跳，取了两卷；还想再取，一想不要拿得太多了，害得他没得用。<sup>①</sup>又怕他回来碰见，急急的忘了关上柜门，忙忙出来，把房门顺手一带；喜得房门是装（裂）了弹簧锁的，一碰便锁上了。恽来急急走了出来，径登轮船，竟回省城去了。

回到省城，又附了乡下渡船（犹江南之航船也），回到花县。到了家，见了他老子，便喜孜孜的拿出银纸来道：“一个人到底是要出门，你看我已经发了财了。”他老子名叫阿亨，因他年纪老了，人家都叫他老亨。当下老亨听了儿子的话，拿起一卷，打开一看，大惊道：“这是银纸啊！我还是前年才见过，我欢喜他，凑了一元银，买了一张藏着，永远舍不得用。你那里来这许多？莫非你外面做了强盗么？你可不要在外头闯了祸累我！”恽来是老实到极的人，便把上项事一一说了。老亨不听犹可，听了之时，顿时三尸乱暴，七窍生烟，飞起脚来，就是一脚，接连就是两个嘴巴。大骂：“你这畜生！不安分在家耕田，却出去学做那下流事情，回来辱没祖宗！还不给我去死了！”说着，又是没头没脑的两三拳。<sup>②</sup>恽来知道自己的错，不敢动，也不敢则声。老亨气过一阵，想了个主意（义），取了一根又粗又大、拴牛的麻绳来，把儿子反绑了，手提了一根桑木棍，把那两卷银纸紧紧藏在身边，押着下船。在路上饭也不许他

① 眉批：做了贼还要顾失主，一笑。

② 眉批：今日何处觅此古人，我欲哭也。

吃。<sup>①</sup>到了省城，换坐轮船，到了香港，叫他领到咸水妹家里。

那咸水妹为失了五百元的银纸，知是恁来所为，心中正自纳闷。过得一天，忽见一个老头子，绑着他押了来，心中正在不解。看那老头子，又不是公差打扮。正要开言相问，老亨先自陈了来历，又把儿子偷银纸的事说了；取出银纸，一一点交，然后说道：“这个人从此不是我的儿子了，听凭阿姑（粤人面称妓者为阿姑）怎样发落，打死他，淹死他，杀他，剐他，我都不管了！”说着，举起桑木棍，对准恁来头上尽力打去。吓得咸水妹抢上前来，双手接住。只听得“嗳呀”一声。正是：

双手高擎方挺子，一声娇喘忽惊人。

不知叫“嗳呀”的是谁，打痛了那里，且待下回再记。

咸水妹来得突兀，令人猜疑不定。

观此一子一父，真是令人五体投地，今日复从何处得此古人？古人有言：“礼失而求诸野。”此则道德沦亡而求诸野矣。观（现）以前历叙诸败坏道德者，多为上流社会中人，而此回忽遇此父子二人，非其明征欤？吾读此不觉笑啼并作：盖以世上尚有此人，则为世风喜；而世上仅有此人，则又为世风悲也。

香港为最浇薄最冥顽之地，忽置此人于其中，为香港增光不少。

此一回无端忽为粤文翻译，可谓谈谐百出。

① 眉批：想是几个月吃的太好了，所以罚他饿两顿，一笑。



## 第五十八回

陡发财一朝成眷属 狂骚扰遍地索强梁

原来恽老亨用力过猛，他当着盛怒之下，巴不得这一下就要结果了他的儿子。咸水妹抢过来双手往上一接，震伤了虎口，不觉喊了一声“嗟呀”。一面夺过了桑木棍，忙着舀了一碗茶送过来。又去松了恽来的绑。方才说道：“这点小事，<sup>①</sup>何必动了真气！老爷不要气坏了自己，我还有说话商量呢。”这恽老亨一向在乡下耕田，只有自己叫人家老爷，那里有人去叫过他一声老爷的呢？此刻忽然听得咸水妹这等称呼，弄得他周身不安起来。然而那个怒气终是未息，便说道：“偷了许多银纸还算是小事，当真要杀了人才算大事么！阿姑你便饶了他，我可饶他不得！此刻银纸交还了你，请你点一点，我便要带他回去治死了他，免得人家说起来，总说我恽老亨没家教，纵容儿子作贼。”说着，又站起来，挥起拳头打将过去。咸水妹连忙拦住道：“老爷有话慢慢说。等我说明白了，你就不恼了。”说罢，便把上岸遇见恽来的事，从头说了一遍。又道：“我因为看他为人忠厚，所以十分信他敬他。就是他拿了这五百多元，我想也未必是他自己起意，必是有人唆弄他的。<sup>②</sup>他虽然做了这个事，倒底还是忠厚；若是别人，既然开了我的铁柜，岂有不尽情偷去之理。就是银纸，一起放着的，也有十二三卷，他只拿得两卷；还有多少钻石、宝石、金器、首饰，都在里面，他还丝毫没动。这不是他忠厚之处么？所以我前天回来，看见铁柜开了，点了点钱，只少了五百多元，我心中还自好笑，这个就像小孩子偷两文钱买东西吃的行为。我还耽着心，恐（怨）怕他惧罪，不知逃到那里去，就可惜了这个人了。难得老爷也这般忠厚，亲自送

① 眉批：偷了五百元还说小事，不知何者方为大事。

② 眉批：明见，明见。

了来。我这一向本来有个心事，今天索性说明白了：我从十八岁那年，在这里香港做生意，头一个客人就是个美国人，一见了我就欢喜了，便包了我。一住半年。他得了电报要回去，又和我商量，要带我到美国，情愿多加我包银。我便跟他到美国去了。一住七年，不幸他死了。这个人本是个富家，他一心只想娶我，我也未尝不肯嫁他；然而他因为我究竟担了个妓女的名字，恐怕朋友看不起，所以迟迟未果，他却又不肯另娶别人，所以始终未曾娶亲。他临死的时候，写了遗嘱，把家财分给我二万，连我平日积蓄的也有万把。我想有了这点，在美国不算什么，拿回中国来，是狠好的一家人家了，所以附了公司船回来。不想一登岸便碰了他。见他十分老实可靠，他虽然无意，我倒有意要想嫁他了。我在外国住了七八年，学了些外国习气，不敢胡乱查问人家底细；后来试探了他的口气，知道他还没有娶亲，我越发欢喜。然而他家里的人是怎样的，还没有知道，此刻见了老爷也是这等好人，我意思更加决定了。但不知老爷的意思怎样？”

恽老亨听了，心中不觉十分诧异，他何以看上了我们乡下人。娶了他做媳妇，马上就变了个财主了。只是他带了偌大的一分家当过来，不知要闹什么脾气，倘使闹到一家人都要听他号令起来，岂不讨厌？<sup>①</sup>心中在那里踌躇不定。咸水妹见他迟疑，便道：“我虽然不幸吃了这碗饭，然而始终只有一个客，自问和那胡拉乱扯的还不同。老爷如果嫌到这一层，不妨先和他娶一房正室，我便情愿做了侍妾。”恽老亨吐出舌头道：“我们乡下人，还讲纳妾么！”咸水妹道：“那么就请老爷给个主意。”恽老亨还自沉吟。咸水妹道：“老爷不要多心。莫非疑心到我带了几个钱过来，怕我仗着这个，在翁姑丈夫跟前失了规矩么？我是要终身相靠的，要嫁他，也是我的至诚，怎肯那个样子呢！”恽老亨见他诚恳，便欢喜起来，一口应允。咸水妹见他应允了，更是欢喜。只有那恽来在旁边听得呆了，自己也不知是欢喜的好，还是不欢喜的好，心里头好像有一件东西，在那里七上八下，自己也不知是何原故。<sup>②</sup>

咸水妹便拿了两张银纸给恽来，叫他带着老子，先去买一套光鲜衣裤鞋袜之类，恽老亨便登时光鲜起来。又叫了裁缝来，量了他父子两个的身裁，去做长衣。因为恽老亨住在这里不便，又买了一份铺盖，叫他父子两个，先到客栈里住下，一面另寻房屋。不到两天，寻着了一处，便置备木器及日用家私，搬了进去。择了吉日迎娶，一般的

① 眉批：也虑得不错。

② 眉批：体会得出。



鼓乐彩舆，凤冠霞帔，花烛拜堂，成了好事。那女子在美国多年，那洋货的价钱都知道的，到了香港，看见香港卖的价钱，以为有利，便拿出本钱，开了这家洋货店。

我打听得这件事，觉得官场、士类、商家等，都是鬼蜮世界，倒是乡下人当中，有这种忠厚君子，实在可叹<sup>①</sup>。那女子择人而事，居然能赏识在牝牡骊黄以外，也可算得一个奇女子了。

勾当了几天，便回省城。如此来来去去，不觉过了几个月。有一天，又从香港坐了夜船到省城。船到了省河（何）时，却不靠码头，只在当中下了锚，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停了一会，来了四五艘舢舨，摇到船边来；二三十个关上杆子手，一拥上船，先把各处舱口守住，便到舱里来翻箱倒匣的搜索。此时是六月下旬天气，带行李的甚少。我来往向来只带一个皮包，统共不过八九寸长、五六寸高，他们也要开了看看，里面不过是些笔墨帐单之类，也舀了出来翻检一遍；连坐的藤椅，也翻转来看过；甚至客人的身上，也要摸摸。有两起外省人，带了家眷从上海来，在香港上岸，顽了两天，今天才附了这个船来的，有二三十件行李，那些杆子手便逐一翻腾起来，闹了个乱七八糟。也有看了之后，还要重新再看的；连那女客带的马桶，也揭开看过；夜壶箱也要开了，把夜壶拿出来看看。忽然又听得外面匐的一声，放了一响洋枪，吓得人人惊疑不定。忽然又在一个搭客衣箱里，搜出一杆六响手枪来，那杆子手便拿出手铐，把那人铐住了，派人守了。<sup>②</sup>又搜索了半天，方才一哄出去。我要到外面看时，舱口一个关上洋人守着，摇手禁止，不得出去。此时买办也在舱里面，我便问为了什么事。买办道：“便是连我也不知道。方才船主进来，问那关上洋人，那洋人回说不便泄漏。正是不知为了什么事呢。”我道：“已经搜过了，怎么还不让我们出去？”买办道：“此刻去搜水手、火夫的房呢，大约是恐怕走散了，有搜不到的去处，所以暂时禁住。”我道：“刚才外面为什么放枪？”买办道：“关上派人守了船边，不准舢舨摇拢来。有一个舢舨，不知死活，硬要摇过来，所以放枪吓他的。”我听了不觉十分纳闷，这个倒底为了什么，何以忽然这般严紧起来。

又等了一大会，杆子手又进来了，把那铐了的客带了出去；然后叫一众搭客，十个一起的，鱼贯而出。走到船边，还要检搜一遍，方才下了舢舨，每十个人一船，摇到马头上来。马头上却一字儿站了一队兵，一个蓝顶花翎，一个晶顶蓝翎的官，相对坐

① 眉批：岂但可叹，直是可哭。

② 眉批：杆子手何能铐人，想是此日之特别举动也。